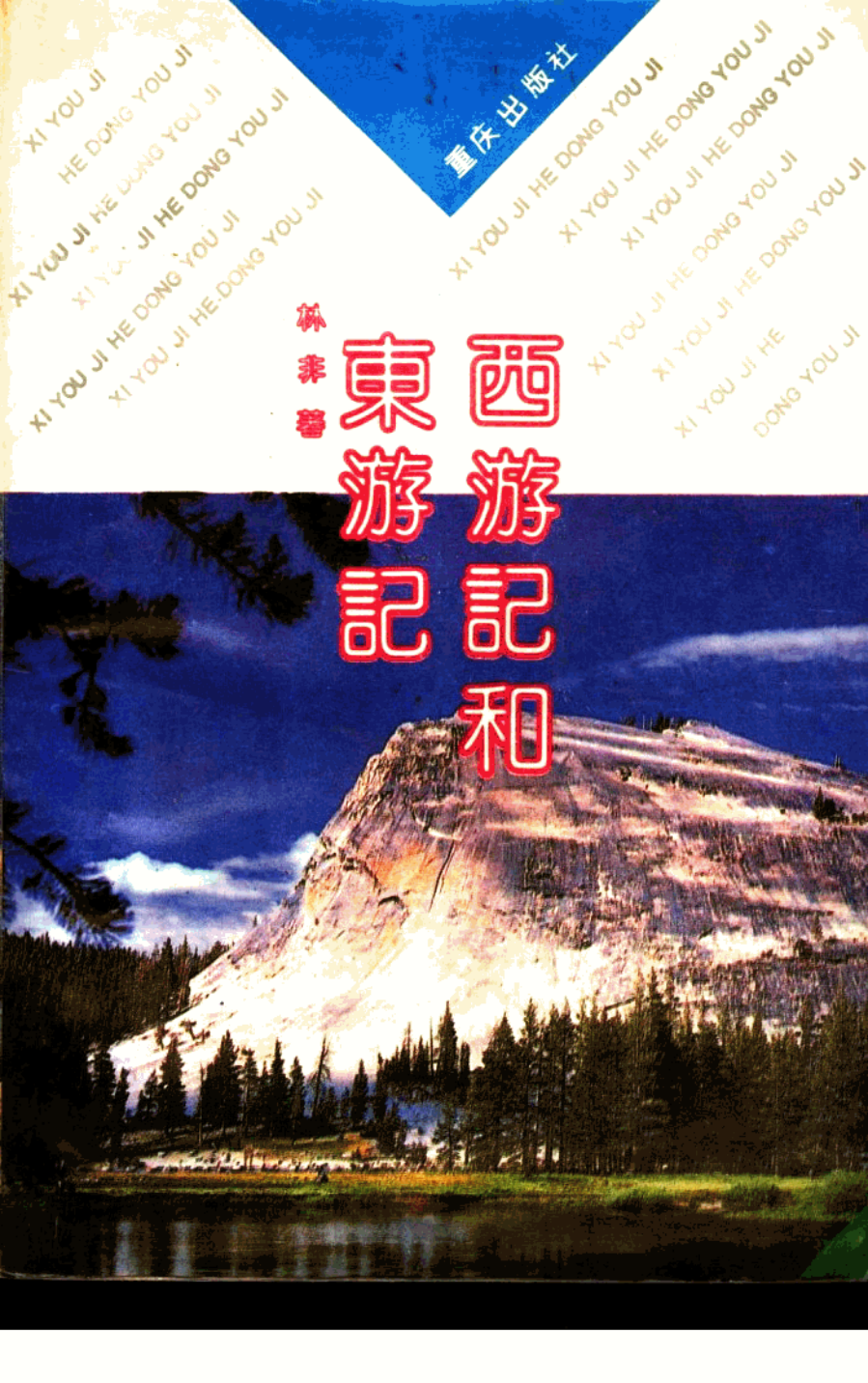


重慶出版社

林菲 著

東西 游記 和



序

第一次和林非先生相识，是1989年5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讨会”上。但在这之前，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他的《鲁迅传》、《现代60家散文札记》等著作，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美好的印象。见面之后，果然如人们所说的，他的学识是那么渊博，对人是那么平易、谦和、诚恳、厚道，没有名家的架子，却有学者和长者的风范。我能和他相识，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现在，读完他的《西游记和东游记》的书稿之后，这种感受更加强了。这本散文集是他访问美国和日本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的记录。在这些篇章里，他像一个博识的导游，大洋彼岸的风土，东瀛海域的人情，那些隐藏、附会于巨厦、古雕、青苔、沙砾上的历史传奇，飘荡于迪斯奈乐园的多种情趣，与外国朋友和华裔作家的友好往来，这两个国家所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人们的精神苦闷，均如汨汨流水在他的笔下，娓娓动听地倾泻出来。他在游记中有思索，在观光中反省与探求。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对祖国和自己的民族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即使在美国，在日本，在天涯海角，在广泛的国际联系中，他无时无刻不系念着祖国的命运和前程。他在旧金山观光，觉得那里“一切都在追求着速度”（《旧金山印象》）；在斯坦福，

他感到“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紧迫感”（《斯坦福一日游》）；甚至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他听到“打字机发出短促和匆忙的节拍”，也感到这是在提醒我们“知识具有多么大的力量”，美国的发展正是“知识的赏赐”，忙碌、奔波、竞争，是它的基本旋律！在东京，他感到“日本是个高效率的社会”，“人们竟像滚动的汽车轮子那样，没命地飞奔”，“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东京之夜》）……，这些感受是他站在中与外、新与旧的历史交叉点上，对比、思索、反思而得出来的，表现了他对改变祖国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和对速度、竞争、知识的热烈渴望！与其说这是他对美国、日本社会面貌的再现，不如说是他对如何促进祖国发展、前进的探求！

他对异国社会的观察是极为细致的，除了竞争、发展的一面，还有恐怖、黑暗的一面，正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所揭示的：在美国和日本，林立的高楼，使人们失却了阳光，充斥的小汽车使公路无法通行，剧烈的竞争使人的精神得不到安歇，过剩的物质生活使一些人心灵空虚，抢劫、酗酒、吸毒、卖淫、颓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如同密集的高楼一样拔地而起。于是，他思考，“人们之间很少横向的联系，这也许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标志吧。”（《东京乘车纪闻》）；他发问，“在美国的社会生活里，有取得成功的经验，也有无法克服的弊病；有在竞争中获胜的欢乐，也有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痛苦；有许多正直高尚的人们，也有充满了丑恶与污秽的社会，真是五光十色，林林总总。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会出现这样一个社会呢？它应该走向哪儿去呢？谁如果能够对这个社会作出切切实实的解剖，回答这些使不

少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对于整个世界也都将是巨大的贡献啊！”（《一个在美国采访的台湾记者》）显然，他不仅在观光，游览，而是在苦苦地思索。他怀着戚戚的忧国忧民之心，不仅是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更是在探寻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未来！

面对光怪陆离的宽阔的世界和五光十色的人群，作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林非先生没有像那些文化“精英”们那样，仰洋人的鼻息，唯洋人之命是从，跪拜在西方或东方的偶像面前。尽管他感到由于深重的封建文化的积淀，祖国前进的步履迟滞了，但他仍坚信着未来，时时透露出执着的信念。他在《记陈若曦和她的丈夫》一文中说：“在我们跋涉的道路上，尽管有过曲折，甚至有过灾难，但是我们这个刚强的充满了生命力的民族，在经历了许多考验之后，依旧在披荆斩棘地前进，我们正满怀信心地攀向这个时代的金字塔。”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啊！正如鲁迅指出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林非先生在这本书里所发出来的民族正义的呼声，比之于那些诅咒中国要“三百年殖民地化”的“精英”们，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据林非先生说，他虽然“早已跟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年轻时开始，就零零星星地读过一些先秦的诸子散文。”

(《我爱读散文》)但自觉地进行散文研究与创作，却是新时期到来以后的事。时间虽然短，但由于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具有聪敏睿智的眼光，他的散文创作就能站在人类智慧的峰巅上，观照现实生活和世界，把自己学术研究论文中所不能包容的思想和感情倾注其中，发生深沉的历史的呼喊。因而，他的散文具有诚挚之情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决不是茶余饭后的“小摆设”和消闲优适的“圆舞曲”，而是具有强劲思想冲力的学者的散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一直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对于散文缺少研究，林非先生定要我写上几句，作为我们友谊的象征，他这种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我只好参阅一些文章之后，零零星星地写下了自己读后的感受，以此就教于林非先生，并祝愿他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黄遇奇

1989年11月

于重庆袁家岗寓所

他始终在思索整个世界与自己的民族

——林非及其《西游记和东游记》读后

傅德岷

只要尚能生存，我仍旧愿意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为自己的民族攀登文化科学的高峰稍作贡献。

林非：《治学沉思录·前言》

像浩瀚无垠的大海，是那么平静、深沉，海底却跃动着热烈的激流，盛开着绚丽的繁花；像和煦轻盈的春风，是那么舒徐、柔和，却催生着绿的山野和新的希望，给人以汨汨不息的暖意。读完林非老师的《西游记和东游记》之后，我不单单想记下零星的艺术感受，还想录下他给我的美好的印象。虽然，我没有就学于他的门下，但我在散文理论研究方面一直是受到他的启发的。我在心灵深处一直是把他作为导师来尊敬的。在这些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到：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热爱人生、热爱人类与自己民族的思想家！这些感受虽然不能展现林非的全貌，但也许能有助于人们窥见林非其人与“林非现象”。

具有平等意识的学者和作家

在深入了解林非之前，我想引用《散文选刊》（1986年

6期)上有关他的介绍:

林非, 1931年出生于江苏海门, 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鲁迅研究专著《鲁迅小说论稿》、《鲁迅传》(与他人合著), 研究著作《中国现代散文史稿》、《现代60家散文札记》、《治学沉思录》; 创作方面有散文集《访美归来》、《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等。

这就是林非! 一个深受中国古老文明熏陶和现代革命思想洗礼与锻炼的学者与作家! 虽然, 他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研究方面, 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散文创作也结出了累累的硕果, 但他仍然是那么谦虚、平和、孜孜不倦, 无名家、大家的架子, 却有长者的厚道与温情。

他为人真挚和至诚。无论是旧雨与新知, 他都能坦诚相见, 真心与付, 没有半点虚假和造作。对自己, 他严于解剖, 没有丝毫的隐匿。他在回顾自己的成长时, 说: “我在60年代初期还撰写过一些批判文章, 当时确实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这种观点正确无误, 有时候还会为自己达不到这样的认识, 因而产生一种落后于革命形势的苦闷和惶恐的感觉。”

(《治学沉思录·前言》) 这种坦露比之于一些标榜“一贯正确”的人来, 不知要真诚多少倍!

他治学, 坚韧勤奋, 孜孜以求。早在青年时代, 为了摸索文学论文的写作, 他“曾浏览过二十四史, 翻阅了大量关于音乐、绘画、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 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同上) 以后, 他嗜书如癖, 广泛涉猎。五十多年

来，他读过的古今中外的书，可谓车量斗数。他说：“治学应该像建造埃及金字塔，知识的塔基越宽阔，学术成就的塔尖就越是峨巍和坚固。”（同上）“他喜读名人传记，迷恋外国古典音乐。贝多芬、托尔斯泰高尚的品格陶冶着他的心灵，孟德尔松、德彪西等的乐曲使他获得了艺术的美。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丰富和渊博的知识，他就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内心变得分外充实，心灵会变得十分丰满和富足，也就对金钱的贪婪追求视为耻辱和邪恶了。”（马鹏举：《智慧者的欢乐》，《作家生活报》1989年9月5日）这种坚韧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情操，对其妻子肖凤（女作家）也有极大的影响。肖凤曾说：“他那种不懈求学的精神，他的毅力对我极有感召力。”（刘冰：《绿屋回声》，《当代散文报》1989年8月20日）

他具有睿智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他那成熟的激情和丰富的内心，都是以深沉的思考为支撑点的。他认为：思考出智慧，真正善于思考的人，总是会掌握难以捉摸的命运背后的自然规律，总是会看到人类一定会冲破弥漫于空中的浓雾，走向光明的理想社会去。他宽容，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青年时代，他曾“放弃留学机会而毅然投奔革命队伍”（同上）；50年代初期，他在复旦大学就读时，“不忍将爱发牢骚的一位上海同学打成反革命，不久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党员资格。”（同上）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荒煤同志的主持下，组织上宣布恢复了他的党籍。近三十年的冤屈，连肖凤也“忍不住了”，他却说：“原来是一个同学使的坏，那人表示承认错误。……算了，他那时年轻。这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同上）在学术上，他倡导平等意识，

说：“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称霸，学阀作风是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的”，“只有团结起来，分工协作，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学术的繁荣。”（《治学方法漫议》）无论是政治生活和学术问题，他都是从民族的最高利益来考虑的。这点，也许是他深入地研究鲁迅分不开的，如果说鲁迅“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瞿秋白语），那末他就是“喝鲁迅的奶”而成长起来的。因此，他总是像一个智者一样，始终在思索整个世界和自己的民族；而广阔和深邃的思考又常常使他获得最深刻意义上的高度自由，为促进自己民族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作出奉献。

极富开拓精神的“林非散文观”

林非的散文研究，是新时期到来以后的事，据他说是偶然地走上了这条路。“那是在十年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七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选》（文学研究所现代室集体编选），从鲁迅到何为，需要阅读好几百位散文家的作品，担心读过以后会遗忘，就零零星星地记下一点儿心得与感想，无非是为了对那些作家的思想与艺术，能够保留概貌的印象……”（《我和散文研究》，《散文选刊》1988年6期）。他的起步似乎不太早，但由于他博学多识，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而他在散文研究的领域中就能开展多向思维，拓荒创新，独树一帜，形成一整套崭新的散文观念，成为新时期中青年散文研究家所崇奉的代表。他的散文观，概括起来有如

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散文的本体特征。林非认为：“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色彩的文学体裁”（同上），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体裁”（《开拓散文艺术的新天地》，《人民日报》1987年5月12日），属于表现型的抒情性文体，应当兴之所至，自由自在地抒发和描写。他是从文学创作的规律来界定的，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融，再现与表现两种文学手段也就必然会融合在一起。其中客观因素居于主导者，就形成再现型的史诗类作品，如小说、戏剧、叙事诗；主观因素居于主导者，就形成表现型的抒情性作品，如散文和抒情诗。这类作品，客观的社会生活图景反射于对主观情感的表现中间，其旨归在于引出自己强烈的爱憎情感的抒发。过去一提到散文，人们就认为是“文章学的概念”，似乎只能是一般的记叙文和应用文，传统的偏见极大地阻碍了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的深层发展。林非的这一界定，再次正本清源，使散文复归到文学的神圣殿堂，对于统一散文的艺术规范，促进其深入的发展，无疑是有巨大意义的。

(二) 关于散文创作。林非认为：其情感应该真诚。“一切出于真挚和至诚，才是散文创作唯一可以走的路。”（《散文研究的特点》，《文学评论》，1985年6期）散文创作的最高任务是追求抒发内心体验与情感的境界，真诚是真情实感基础上的升华与飞跃！因为，除了真人、真事、真景、真物、真情、真感之外，散文还须率直和诚恳地展示散文家内心生活的图景，剖析内心世界的隐秘。所以，虚假是散文的大敌，雕琢和造作会使散文受到致命的损伤！

其思维应该自由活泼。他说：“我主张散文应该打破一切人为的框子和格套。”“寻觅各种各样充满生命和魅力的艺术手法，用风格迥异和写法不同的篇章，不拘一格地去参加散文创作的竞赛，这才是散文创作的坦途。”（《我和散文研究》）正如苏轼所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推官书》），这是苏轼充分理解散文创作规律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所以，林非竭力抨击长期流行于散文创作中的“形散神不散”和“物——人——理”的结习模式，主张打破“自我封闭的单一化和模式化”，让散文在生活的长河里广阔地、自由地探索，以使客体与创作主体的交融天然浑成地实现，从而写出在体裁和风格方面均是“四不像”的作品来，在不断打破旧的规范中不断出现新的艺术规范。这就极大地开拓了散文创作的思维空间，促进了散文创作多元化的发展。

其语言应该洁净、单纯、流畅。他说：“散文是进入全部文学殿堂的阶石，既然如此，散文家尤其需要掌握一手美好的文字。”（《我和散文研究》）这种文字，或像江海浩荡似的开阔雄伟，或像潺潺流水似的温柔委婉，但均须具备洁净、单纯、流畅的美质，并且还能清澈见底，发现载负它一泻千里或涓涓流淌的力量。这样，才能引发读者共鸣的情致和感情的力量。

（三）关于散文研究。林非认为，散文的研究“确实不像小说和戏剧那样容易被捕捉住。”因为小说、戏剧属再现型的艺术，有具体的人物、情节、环境，研究者有所遵循，常常将社会和思想的分析同作品全部艺术构思的分析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散文是主情的艺术，对情绪、情感的把握

和分析则不能用性格或典型的**概念**作为评估的标尺。而应该是：首先，抓住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艺术境界。过去常常使用的“神”、“气”、“兴趣”、“兴灵”、“境界”等偏重于抒情性作品探讨的艺术尺码，是研究散文的出发点。所以，“抓住客观反射于主观感情活动过程的‘境界’这类概念，就可以说是掌握了散文研究的关键问题。”（《散文研究的特点》，以下引文同。）其次，抓住各种层次的内心图景。内心生活的展示与真情实感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坦率的内心剖析，真情实感就缩小了存身之地；没有赤诚的真情实感，内心剖析就显得呆板和僵硬。”所以，在把握作者真情实感的同时，还须进一步开掘作者深层的内心展示。其三，抓住丰富复杂的思考内涵。思考与感情与内心生活，本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理清作者的思考轨迹，才能领悟散文的哲理美。其四，抓住语言的散文美。“研究语言的散文美，要从感情对于它的渗透，要从它与感情和思想激流的关系这种比较全面的角度着眼，而不能过分拘泥于所谓‘文眼’等遣词造句的研究。”如果一味在语法和修辞方面的推敲，就会变成烦琐的匠人习气，无法从整体的环节来掌握语言的散文美。其五，突破“点”的注意，掌握“面”的观照。只有冲破微观式的研究格局，贯彻宏观研究的指导线索，对于散文创作的回顾与预测，才能突破传统研究中包含的情力，作出达到理性高度的认知，开拓一条广阔的新路。

“西游”与“东游”的哲理思考

散文创作的哲理思考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把哲理视为

“在崇高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林非认为哲理的思考是通向散文更深层次的意蕴的必要条件。他说：“散文创作还应该充分强调思考的因素。”这是因为，人类愈益走向现代的文明，就愈会推动自己进入思考，并且势必会更加善于思考。虽然，思考的触角来自内心，但它可以跨越时空，飞向遥远的宇宙。历史、时代、民族、祖国、命运、伦理、献身的热忱等等，均属思考的包罗万象的内容。所以，趋于成熟的激情，必然导向深沉的思考。一篇散文作品里，如果缺乏一颗思考素质的内心，其情感必将是轻浮和盲目的，其意蕴也必将是表层和肤浅的，缺乏融合于艺术形象中的强劲的思想冲力。《西游记和东游记》是他1981年8月去美国加州海滨的Asilomar会议中心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和1986年6月去日本讲学之后，陆续写下的游记散文。在这本散文集里，他记叙了美国、日本的风土人情，与外国朋友的友好往来，也揭示了这两个国家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人们的精神苦闷。他深感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牢牢地关起了门户，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陌生的，加上宣传工作往往喜爱趋于极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当成天神般地讴歌，要么当成恶魔似地诅咒，并未很好地揭示其全部的长处与弊端。于是，他力图运用客观和科学的眼光去眺望这片陌生的世界，以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充分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坚定地走自己的高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的辉煌之路。无疑，他的写作愿望是十分善良和美好的。因而，他在“西游”与“东游”里，不单是再现大洋彼岸的风光和东瀛海域的人情，更多的是对西方与东方资本主义现代

文明的哲理思考，处处闪耀着他深睿的思辨和智慧的光珠。

作为炎黄子孙，祖国的儿子，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在异域的日日夜夜，他都在寻觅、对比、探求人类和自己民族发展的前景。旧金山的高楼，蒙德雷的海滨，柏克莱的古朴，斯坦福大学的“知识塔”，东京变幻无穷的色彩，仙台的现代化气息，一一在他的大脑屏幕上筛滤、显影。面对静静流淌的广瀨川，他想到鲁迅来此时以及今天的变化，禁不住对人类的创造力进行了赞美：“这八十年中间，人类又经历了多少浩劫，却也用自己韧性的力量，不屈不挠地建设着崭新的生活。”但前进的路上还有许多令人痛苦和愤懑的荒谬的、不合理的东西，他呼吁“应该出现许多勇敢和智慧的思想家，将这些情形大声疾呼地告诉人们，鼓舞人们去铲除它，这样人类不就会走向更美好的前程了吗？”（《寻找鲁迅的足迹——仙台之旅》）另一方面，他谴责毁坏和侵略。路过下关，他首先想到的是“使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马关条约》，就是在这儿签定的”；路过广岛，看见急匆匆赶路的年轻人，想到“他们会想象得出四十余年前，原子弹爆炸的恐怖吗？”（《忆秋吉久纪夫》）他通过一位汽车司机之口，谈日本青年当年拒绝参加“二战”的情景，说：“为什么要侵略别的国家，去杀人放火呢？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和平相处。”（《京都漫步》）对自己民族的发展，他充满坚定的自信心，说：“在我们跋涉的道路上，尽管有过挫折，甚至还有过灾难，但是我们这个刚强的充满了生命力的民族，在经历了许多严峻的考验之后，依旧在披荆斩棘地前进，我们正满怀信心地攀向这个时代的金字塔。”（《记陈

若曦和她的丈夫》)他满怀的戚戚之心，常常使他反躬自省：“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应该怎样来描画自己民族努力追求的前景呢？”(《竹内实小记》)这些深沉的思考，极大地加深了“西游”与“东游”的哲学意蕴。

作为一个学者，他思考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举凡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竞争与懒散、人与人之间的善良与冷漠、自由与道德、爱情与婚姻、理性与良知、高尚与丑恶……，都在其思考的圈内。比如，他感受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机器世界”里，高效率、快节奏的紧迫的生活会“促使人们多多地学习和工作，自然比懒懒散散要好得多”，但剧烈的竞争又使许多人承受不了，“几乎忘记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以致不少人走上自杀的道路。他既领受了伯奇教授、日本汉学家和华裔作家的真诚、善良的友情，却也目睹了如高楼般的生活所剪断了的亲情，“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不肯给抱孩子上电车的妇女让座，老人晚年的孤独和悲哀，“人们之间很少横向的联系，这也许是现代化生活的一种标志吧。”(《东京乘车纪闻》)他既看到了为人类文化艺术发展而奋斗不息的学者和好学的青年，也有污染社会空气而出卖灵肉和同性恋者；既有知识的赏赐，又有像“神秘符咒”一般的抽象派绘画和废品艺术……，面对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惶惑、不解、他发问：“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呢？它应该走向哪儿去呢？谁如果能够对这个社会作出切切实实的解剖，回答这些使不少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对于整个世界也都将是巨大的贡献啊！”(《一个在美国采访的台湾记者》)于是，他谴责暗杀作家江南的卑劣行为，呼唤人类纯厚、净洁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

念，理性与良知的到来：“为了要达到真正和完全的文明，我们仍须付出艰巨的努力，进行不懈的奋斗，才能够使理性和良知，永远在人类社会里高扬和升华起来。”（《我所知道的江南》）可以看出，由于学殖丰厚，林非总是站在人类知识的峰巅来观照他的“西游”与“东游”的历程的，这里记载的既是美、日两国形形色色的生活，又蕴蓄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思想氛围，如同蒙田、培根、帕斯卡尔等学者的散文一样，闪耀着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和不灭的智慧光焰，表现出他对人类及自己的民族开拓前进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诚挚的使命感。

现代观念烛照的美学意蕴

如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一样，林非在蒙德雷海滨观光，在古城京都的高塔揽胜，在繁华的闹市领悟社会人生，但他的心一刻也未曾消闲，透过自然风光和红绿的世界，他用现代观念来审视世界，挖掘内心的意趣和感受。在散文创作中，他主张以现代观念作为思想指导，而“现代观念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我和散文研究》）就是说，作家要用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去观察生活，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情感，用以升华公民的情操与意志，散文才能趋于素朴、简捷、轻盈和响彻着生活节拍而又富于变幻的前提下，为建设我们民族精神的大厦作出更为有益的贡献。因此，他在旧金山的风化街看到色情电影画和裸女广告以及妓女的拉客时，禁不住诘问：“在这个追求自由的世界里，难

道人们的肉体与灵魂，贞操与尊严，也可以被允许自由地卖给别人吗？”（《旧金山印象》）他回忆在西安与日本学者竹内实等见到尼克松在古城访问时，机巧地抨击了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说“教授们可以想入非非，任意遐想”的“外行话语”，写道：“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倒确实是善于遐想的，遐想着怎样改善这世界，怎样使人们的心灵变得更为洁净？这不正是他们一种崇高的使命吗？”（《竹内实小记》）他十分震惊江南被暗杀，在《我所知道的江南》、《忆江南》、《江南琐记》中，深情地回忆了江南对祖国和家乡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于人类未来理想的思考和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观念，这些饱蘸现代观念的点染和意趣，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应和启示力。

自然，现代意趣的展示绝不是干瘪的、枯燥的，而是饱含着醇厚的情愫。在“西游”与“东游”里，无论是写景状物，记人叙事，林非总是通过意象的描绘，以若谷的胸怀和温和微笑的面容，面对着人生。他在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的面前“思想”：“这是个坚强的人啊，他似乎注定了要在自己立足的世界上，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来。”（《看画》）他在“十七里”海滩欣赏颇具童贞稚趣的海豹、小松鼠、海鸥的攀跳和飞舞；对美国汉学家许芥显的古道热肠和对故国的慷慨悲歌之气，没有过多的描绘，只选择其“酒酣耳热之际，总要引吭高歌，而吟唱的又都是故国的谣曲，从‘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起，直唱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松花江上》，常常唱得声调哽咽，热泪涔涔。”（《记许芥显》）即使对不满的事物，他在扼首蹙眉之际，也是愠而不怒。他对中国留学生周源在日本玩爱情游戏“气得找不出话来”，